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1月10日 星期五

喀什十月底的阳光是炽烈的，尽管天山顶上落满了雪。阳光从毫无遮挡的高空泼洒下来，一抬头就被击中。天蓝得毫无悬念，死心地蓝到极限。没有风，尘埃在下低伏，阳光恣情流布。天高地迥，空阔透明。

无边无际光秃秃的山脉、戈壁、沙漠，突然出现绿洲、湖水，这一定是老天的意志，它要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，人歌人哭，留住时间。

几个小时的车程，上万平方公里之内没见到人类，这时突然见到游人如织，真是空谷足音。人太多了，一时不知向谁去表达这种欢喜，我走走停停，后来，停在一片红柳旁边，透过枝条，看美景面前陶醉的人类。穿着汉服的姑娘，穿着民族服装的汉子，颜色妍丽，笑逐颜开。

红柳更好看，主干和老枝皆暗灰，只有当年长出的枝条是淡红或橙黄色，这也是时间的痕迹。只有当年生的枝条顶端才会开花，总状花序，像我老家的辣蓼花，不过辣蓼花是穗状花序；粗粗看去，它们的花都是细碎的，簇拥着一根轴，恍若时间之轴，一朵一朵微小的花，在这一小段时间之轴上默默绽放。

红柳性喜阳光，根系发达，耐干旱、抗严寒、耐高温、耐盐碱、耐瘠薄、耐风蚀、耐病虫，它什么都耐，还一直在开花。它一定怀抱着什么，才这样执着。据说夏天盛放时，整片都是红色的花海。现在，它的花开始萎谢。远远看去，有些仍在开花的红柳，边缘像笼罩了一层薄雾。绯红的轻云浮在低空。漫天彤云，始于那些执着的、忍耐的、微细的花朵。

继续往前走，有一条河。喀什噶尔河。清澈的流水，水面还有藻荇交错。我有瞬间的时空错乱，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穿越的都是荒漠，为何荒漠里突然出现了童年乡间的流水？

巴楚县生活着近四十万人，跟内地一个中等县的人口差不多，土地面积却是内地县的十倍以上。这块神奇的土地，总是不时给人惊喜。沙漠中的绿洲乃天选之地，千年万载养活了无数生灵。许多生命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呈现，人生不满百，有谁见过几代十几代人的生灭？人类见不到，人类在时间面前的感慨永远是局促的，他用来衡量别人生命的是他自己的几十载光阴。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强不知以为知，要闹笑话。

但有一种生命似乎知道。

胡杨。

喀什噶尔河流经林区，形成许多小湖泊，胡杨傍水生长，万亩长林。我来的正是时候，树叶金黄，水天相映。蓝盈盈

的天，清凌凌的水，黄灿灿的树，巨大鲜明的色块，泼洒眼前，任是铁石心肠也会被吸引、震撼、震荡。

胡杨，杨柳科，杨属。它跟长江两岸的杨柳是老家。江南江北杨树木质疏松，多半做劈柴，难堪大用。胡杨生长在盐碱地带，环境恶劣而姿容壮美，人们因而对它寄寓了很多想象：结疤裂口的泌盐结晶，被称为胡杨泪，附会了许多人类的品质，其实只是一种生物碱；它在地球上出现早、生命周期长，遂有“三千年的胡杨，一亿年的历史”之说，胡杨种群确已存在几千万年，但一棵胡杨树一般活不过两百年，死后树干在极度干旱中不易枯朽，若似江南那样干湿无常，不到两年就会腐朽殆尽。

没有人活过两百岁，没有人眼见一棵胡杨如何萌芽扎根，如何枝繁叶茂，如何衰老腐朽。人们能看到的，是这棵胡杨刚冒出幼芽就拼命扎根，在炎热干旱中，一下窜到三十多米高；是它为保存生机，不停“自我剪断”树顶的枝杈和枯干，最后降到三四米。

我们在人海里认识人也是这样，人们没法见到祖父的童年，也不太可能见到孙子的老境。三代、四代同堂，我们彼此熟悉的是现在的时间，祖父的童年是百年之前，孙子的老境是八十年之后，我们都看不到。任何人，都只是时间之海的一片浪花。

胡杨，能有两百年的寿命，足以傲视它脚下欢快地走来走去的人类了。

以我短暂的时间，不可能伴随它的生灭，很难认识胡杨的内心；我只是喜欢它艳丽的颜色，在它身边走来走去，凝视它身上的时间。

很少有一棵树像它这样，所有受过的伤都呈现在树干上。那简直不是树干，而是肉松。没有一块树皮是平滑、干净的，没有一块木质是密实、坚硬的，片片撕裂，干燥，深深的黑洞，有的甚至洞穿了树干。退后一点，大致看得出树干的纹理，都是扭曲变形的，挣扎的痕迹，风的痕迹。

它足够粗大，厚重，举起的树冠至今还能带来大片绿荫，一长条时间落在它身上。时间，是怎样摧毁又成就它，我们只能想象。

不要赞美苦难，那很无耻；不能回避苦难，那很懦弱。它被时间扔在这里，起初也应是眉清目秀青翠欲滴。你没见过喀什城里的白杨吗，枝干光滑，挺拔秀颀，那是公主的手如柔荑。你再看胡杨，它比牲口还要苦。人用缰绳、辔头、衔铁控制骆驼或马，可怜的牲口承受



月光城 散文

与时间对抗，或者丰富时间

冯渊

着重负，在极有限的空间里腾挪，一分一秒都是煎熬。胡杨呢，它寸步难移，被干旱和盐碱逼迫，扭曲，它怎样裂开树皮，撕开树干，熬过那些冷酷缓慢的时间？

我试图触摸胡杨，我的手掌太小，根本不能抚慰它一百多年的等候。

天降甘霖，暴雨浇注，每一片叶子在水里呼吸，每一寸皮肤在雨里尖叫，那些开裂的、扭曲的表皮和茎干，吮吸雨水、膨胀修复，每一个伤口都被安慰，每一滴泪水都有回响，胡杨重回青春岁月，它的皮像梧桐一样光滑，它卵圆形的叶片也恢复成幼年的披针形……

时间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。但人类的想象、回忆可以。人凭借想象和回忆战胜时间，看到他眼前不存在的东西，过去或者未来。

胡杨不会想象，也不会回忆。它如果有心灵，大概也和它的枝干一样粗糙，它经历了，过去了，也便过去了。

人类不会。他选择性地记住或者遗忘。当然，也有许多事不经人类意愿就记住了或者遗忘掉。在喀什古城的酒吧听一首歌，你会无意间想起很久以前的事；在巴楚胡杨林里看到掉在足边的胡杨叶，你会想起另一时间另一场合的落叶。你得有足够丰沛的记忆，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尽量拉得长一点，将单线的时间变成复调的时间，所以，每分每秒，你不要静止，不要麻木，不要被压迫，不要在时间的河水里灰头土脸，不要失去了奔跑和阅览千山万水的热心。

娇美的姑娘，壮健的小伙，哪怕只是在街头卖烤串，也在歌唱，也在跳跃，他们脚踩着风，眼含着星月，歌声笑声都插着翅膀。

他们知道，三十年后，坐在胡床上，喝砖茶，抽莫合烟，不能没有记忆。

那些晚上十一点半还在街头游嬉的孩子啊，尽情地玩吧。他们眼里看到的街道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看见了神灯，知道到哪里去追寻。

巷子深处传来嬉笑声，或者还有午夜的低泣。深刻地痛哭一场，放胆地大笑一场，都会让时间的流线突然断裂，那断裂处会泌出泪水，会析出晶莹的珠玉，会打乱时间一往无前的节奏。

胡杨林与红柳丛阻挡了来自塔克拉玛干的流沙，绵延千里的天山阻挡了来自北部的寒冷气流，喀什因而成为人类的胜境。我来了，又走了；无数的人来了，也会走。高台民居的月色不只是冰冷的清

辉，每个走在月下的人，他用自己独有的甜蜜的、苦涩的记忆，来丰富单调的月色。对于人类而言，记忆比时间更迂回盘桓，蕴藉丰厚。

《喀什的时间》后记

这篇散文是《喀什的时间》的一部分，前部分刊发于《安庆晚报》1月3日07版。

我做过多多年语文老师，语文教材上有不少文学作品，其中，散文是教学和考试的重头戏。但教学过程中，很多人删繁就简，一讲到散文就说，我知道，形散而神不散嘛。

是的，就像看到猪肉就说我知道，猪肉炖粉条嘛。其实猪肉可以做出几百种菜肴来，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相当于猪肉炖粉条，只是无数散文样式中最普通的一种。

古代散文讲究铺张和气势，连说理都喜欢讲故事，连吓带蒙，像孟子庄子，这种写法影响深远，乃至今天的大词横行、意象雷同，应算是拜他们所赐；墨子韩非子算是很会讲道理的，但讲得繁琐，不太好玩，能慢慢读下去的人不多。今日散文，或家长里短，或小事件中蕴含一点人尽皆知的道理，或翻故纸堆毫无活人气。能有一点韩非子、蒙田、帕斯卡气息的散文很少。

我教写作多年，自己写作是近三年的事，属于初阶。但执笔之先，我有一个基本的考虑：要有一点语言的洁癖，有一点思考的别致。流行的词语，不用。人家感叹过的道理，不写。——这很难。日光之下，事多平凡，能有多少道理呢。有道理的人家都写尽了。

对的。但不一定非要在散文里讲道理。谁爱听硬生生的道理呢，爱听，他去听就是。

相较于小说，散文篇幅总体偏短。小说写得再差，讲清楚一个故事还能撑起来；散文不适合完整地讲故事，那它靠什么立起来？靠画面感、场景感。它是轻捷的，随时切入的，要让读者瞬间进入某个场域，很快能共情。像汪曾祺的散文就是。画面感极强，充满浑厚的趣味。一本散文选，抹去作者名字，汪曾祺的文字是能一眼认出来的。散文写作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，足矣。

理趣，可能是散文写作最后抵达的地方。这样的散文，不多。过去有启明先生，后来有余秋雨周国平，味道已经趋寡，再往后就等而下之了。

这两个方面，我都想尝试一下。写得再差，也不装神弄鬼。